

彼美人兮

徐仲年著 正風出版社印行



796266
62点

正風文藝創作叢書

波美人兮



徐仲年著

正風出版社印行

愛人是青年
前進車行的鞭韉
不過選擇波濤
謹慎這真志愛

一九五三年
九月三日

不以出書為要
是騙人的東西
是青年人的前途
之阻碍物
青年人的心坎
青年人的戀愛



FUDAN JF20000057996T 復旦圖書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三版發售

實價國幣

元

(外埠另加郵運費)

正風文藝創作叢書

彼美兮人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徐仲年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經理處

上海浙江路四三〇號  
南京東海路十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八號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重慶、成都、漢口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聯營書店  
利羣書報發行所



# 彼美人兮

徐仲年著

一

在法國，春秋最美，而春季尤以嬌嫩勝！這種美，在大都會裏不易覺得，在小城市裏可就顯著了。所以，厭倦了都市生活的宗耆城，決定乘此春光明媚，暫離久居的里昂，出外作一小小旅行：他毫無遲疑地選中了阿耐西（Annecy）。

阿耐西是高地薩芙瓦州（Haute Savoie）的州會，在巴黎東南六百二十二公里，居民兩萬餘人。薩芙瓦（Savoie）原是一個大族：公元十一世紀，薩芙是伯爵采邑；一四一六年，晉為公爵采邑；今日意大利王便是該族的後代。一八六〇年，薩芙歸屬法國，分為兩州：南部建立薩芙瓦州，州會陝貝莉（Chambéry）全州人口二十三萬五千餘人；北部建立高地薩芙瓦州，省會阿耐西，全州人口二十五萬二千餘人。高地薩芙瓦州北濱萊麥湖（Lac Lemnan）即日內瓦湖；東接瑞士；南與意大利為鄰；瑞士、意大利、法蘭西都是風景美麗的國家，薩芙瓦兼三國風景之長，而小小的阿耐西更是薩芙瓦的明珠！

阿耐西在里昂之東，如果我們在里昂與阿耐西之間劃一直線，這道直線不過長一百

公里，等於上海到蘇州再過去一疊，總等於重慶到洛陽再遠些。從里昂到阿耐西有直達的火車，可是鐵路不是筆直的：火車先到居洛斯（CITOR），折西向南至愛克斯溫泉（Aix-les-Bains），——這個小小城市是休養勝地，窮奢極侈，生活程度很高——再南下至愛克斯溫泉與陔貝莉之間，東折至阿耐西。

火車駛出里昂車站，不久便投入大自然懷抱中。綠書城倚窗而望，只見無邊際的原野，披上一件碧綠的大氅，紅、黃、藍、白各色草花點綴其上，有如刺繡。此處彼處，有綠葉扶疏的樹，滿載鮮花，迎風俯仰，別饒韻緻。偶而樹幹逼近鐵道，好奇的極枝闖窺窺探，向旅客灑了一頭的桃李花朵。宗書城長地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彷彿卸下一副重担，混身輕快！這副重担並非別物，即是里昂的空氣，即是里昂的生活。里昂以「灰色」馳名：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泥土，灰色的房屋，灰色的人生。不但外國人對里昂有此感想，就是法國人自己，尤其是巴黎或法國南方人，也如此說。這個無往而不是的「灰色」自有原因的：里昂三面是山，東面雖則比較平坦，可也和其他三面構成了盆地的邊緣，里昂低處盆地，兩條大河宏納（Rhône）與沙洪納（Saône）灌注着它：所以里昂濕熱多霧，天空不是終年蔚藍的，泥土多半作污穢的灰色。正因爲霧季很長（四五個月），夏季鬱熱，最不宜於體弱的人：里昂是法國肺癆中心之一。這幾點，里昂頗與重慶還相像。里昂人刻苦耐勞，不苟言笑，在個性上，也有些「灰色」：這是有歷史背景境的。里昂是古代里昂耐省（Lyonnais）的省會，前里昂耐省自一三二二年起纔歸法國

版圖。五世紀，匈奴王阿底拉（Attila）大舉侵歐，鐵騎直搗里昂；此後日耳曼民族侵略法國中部，頗有留下在里昂耐省的，所以里昂人血脈中很可能流着日耳曼人的血，而里昂人灰色的個性頗像日耳曼人的個性。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泥土，灰色房屋，灰色的人生與我們這位年方二十的宗書城格格不相稱。適合於他的天應當是蔚藍的；——即使再狂風暴雨的天，也富於刺激性，只要鉛鑄一般的灰色，多變單調，多變乏趣！——適合於他的地應當是一片油綠，像今天所見的那樣，要不然是一片朱砂；油綠是生命的表現，朱赤像徵着烈火。宗書城自身正值似花之年，熱情如火，焉能忍耐灰色的情調？適合於他的房屋應當是五采大理石砌成的宮殿，否則便是樸素無比的竹籬茅舍；這般灰色其表，灰色其中的房屋太像千年的古墓，所裝載的祇能是些走肉行屍，而不是活潑潑的少年！適合於他的人生應當是朝氣蓬勃的人生，豪爽、明快、活躍，如荷葉承珠，晶瑩透明，滾動不已，而不像拈斤論兩，一字一句，一顰一笑，都須上過天秤的里昂人！無奈宗書城所學的是絲織，里昂是蠶絲中心，有很好的紡織學校；雖則環境不相宜，他只得留在里昂了。

宗書城望着車窗之外，一片片的田，一片片的野，發狂似的，向車後奔去。有時兩三隻大牛，有時一羣山羊，在溪邊，在樹根，在花叢中，或臥或立，或歡躍蹀跳，或飲水，或反芻，安祥自然，充滿着生命，小林之畔，往往數屋爲村，炊煙扶搖直上，映林成墨綠色。十數鶉鴉，繞屋飛翔，銀翅翠葉，相襯參差。紅色蜻蜓，小憩蘆尖，火車

過處，隨風驚起。惟有如雲蜜蜂辛勤採花，身外異動，置之不問。宗書城是富農子弟，來自田間，——雖則從祖父起，已不親自下田，——看了這幅生動的畫圖，安得不愛？更兼他國學程度相當高，——富農的子弟大抵都讀書識字的，爲了「士」「農」「工」「商」，做「農」的人總願自己的兒孫爬上頂尖兒去，——而且嗜好詩詞：這片風光恰富詩意，使他分外喜愛！

宗書城仔細欣賞這些景緻，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俯首一想，不禁笑了出來：他的故鄉江南的風景不是這樣的麼？他幾乎可以逐一比擬：某村像江南的鄉村，某溪像江南的何溪，一草一木，恍惚從江南搬來的。他迷迷惘惘，一忽兒搖身變爲執鞭的牧童，——讀過「洋書」的人偏有此嗜好！——一忽兒又幻作小小人兒，站在鴿子翼背，凌虛憑空，妄欲上天！

火車駝着他飛箭般向「未來」邁進，而他的思想，却背道而馳，追蹤「既往」；童年，青年的生活，有如電影，一幕一幕，在他目前顯現。他回憶起當他七歲的時光，如何在幢幢如蓋的松樹下突然昏厥過去。他回憶起十一歲時一場傷寒，幾乎送命。他回憶起某年在愛國女學附小讀書，——那時該小學已是男女同學了，——愛上了一位同級女同學，她恰好好坐在他身旁的一行單人椅上，他偷偷在用有光紙印的教課書某一頁反面，以鉛筆寫了那麼一句：「張瑛者，美人也！」他可不敢老實寫：「我愛張瑛！」而且他之所以寫在書頁的反面，因爲有光紙很薄，一面毛一面光，印書只印在正面（光的一

面)，把一張紙對折成雙頁，寫字寫在毛的一面，決無人發現他的祕密！他回憶起十七歲情竇初開，他戀愛着一位鄰人陶璨小姐；若非他在該年下半年去國離鄉，若非陶老頭子頭腦頑固，——也許他是一個守財奴，——不肯讓女兒跟他出洋：他們早已成了眷屬，至少也訂了婚。人事變幻有如白雲蒼狗，而今張瑛陶璨何在？張瑛可知道他愛她？陶璨可爲他而守？或已「綠葉成蔭子滿枝」？而最使他懷念的，乃是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是一位秀才的女兒。他和他的父親的結褵當然出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兩方的父母，此則慕「才」，彼則慕「財」，雙方的媒妁也以此爲遊論據：男家生活寬裕，只是社會地位差些；女家書香門第，只是衣食時虞不周；他們的婚姻大可满足雙方的虛榮與實際需要。在這種「賣買」中，她被犧牲了！平心而論，她只犧牲了一半：她對她的丈夫，祇嫌他不文而已；而丈夫自知是老粗，內心有愧，十分恭敬他的妻子，倒沒有暴發戶的惡習，以爲有錢能使鬼推磨，手拍自己的荷包，睥睨一切，有舉世莫我京的氣慨！萬一當年她配了一位門當戶對的秀才先生，一則要提防他才子風流，二則更可能他一文不名！因此，就大體論，這對夫妻是和睦的。她既然對她的婚姻微覺美中不足，可不敢怨命，——她是不懂得何謂「宿命論」的宿命論者，——只把自己的愛，整個兒的愛，移至兒子身上；書城是她的寶貝，是她的明珠，是她的安慰，她的希望，她的心肝，她的靈魂！書城所受的教育直接間接出諸母教：自啓蒙直至出洋留學，或由她親自教誨，或由她策劃提調，他的父親無不遵循。書城對父親既無特殊的好感，



也沒有惡感，父子間僅存在一種系統上的關係；而他的母親於他確是心靈的依托！

此時數片浮雲輕盈地籠罩住一帶遠山，猶之半幅秋羅遮去了明齒皓目；可是，祇須透過了蟬翼般的纖維，透過了珠簾般的水汽，依稀認識煥發的容光，依稀猜得起伏的邱崗。中天的麗日，也因為浮雲，暫時失去它的輝煌。宗書城的心，彷彿受了外界影響，也有一片淡淡的黑影，在那兒盪漾。最初他感覺一種難以形容的倦意：他自己都很詫異，旅行剛在開始，倦從何來？火車開出里昂，那時的興奮難道煙飛雲散了麼？「也許是因人天氣日初長」的春慵，他笑着，如此想。不過他是男子，何來這套嬌嬾呢？這個「倦」，逐漸擴大，逐漸強調，竟使他有萬事皆空之感：他不得不吃驚，他年華春發，忽生出世之想，菩提非樹，明鏡非鏡，長此以往，那還了得？他幾乎後悔此行；他的到阿耐西去，爲的是解悶；誰料悶未解成，反而加了悶！他的心，好似缺乏了一角：如何碰去了這一角？如何能填補這一角？他不懂，他不懂這是春天裏的秋心，這是愁！

車在愛克斯溫泉停了三小時，讓乘客下車進餐。其實這是宣傳妙計，使人巡禮這座小城一週，以廣招徠。否則的話，儘可掛上一節餐車，什麼問題都可解決。再不然，即使忍饑到阿耐西，也不算久長啊！再再不然，令人下車進餐，一小時綽乎有餘，何必三小時？宗書城無可無不可地走下車，在城中任意散步一回，所有熱鬧場處如溫泉，如賭局，都無與進去，只在一家中等飯店裏進了餐，——餐金比里昂貴一倍，——反而在一家書舖裏選購了好幾部小說，預備旅行中閱覽。前前後後，他只花費了一小時半的光陰。

，離開開車時間還有一點半鐘。

他重新上車，打開新買的書，取出三部：米烏曼特爾著的「戴蕾斯、蒲善的愛情遭難」(Francis de Miomandre: Aventure de Therese Beauchamps)路易斯著的「阿弗洛蒂脫」(Pierre Louys: Aphrodite)。阿廈兒貝爾著的「蕭鳳第」(Jean Ajabat: Sac-Yas-Di)。這三部小說都充滿了異國情調，文筆都很秀美。「蕭鳳第」描寫安南之西，印度支那的一部，勞烏斯(Lag)地方的愛情故事，全書嵌入許多新鮮可喜的情歌。「戴蕾斯、蒲善的愛情遭難」敘述法國女郎戴蕾斯與一位中國留學生的戀史。宗書城自己是中國人，當然很注意這位中國學生的遭遇：惟其注意，所以特地放在一邊，準備花些時間，仔細閱讀。在這三位作家內，宗書城最熟悉也最愛比愛爾·路易斯。這位詩人——即使在小說中，文章是那麼美，詩意是那麼濃厚，他始終脫不了本來面目，——曾經假托公元前六世紀一位詩妓的遺著，寫了一部「琵琶蒂斯之歌」(Chansons do Bilijs)。

• 他把稿本送給考古家沙羅蒙·雷那克(Salomon Reinach)去看，請他指正譯文，——琵琶蒂斯是希臘人，她的歌應當用希臘文寫的；——雷那克大上其當，信以為真，板起了「權威」的面孔，引經據典，長篇大論指教了一番，鬧成一場謔而虐的笑話！因此宗書城很愛路易斯，更愛他的「琵琶蒂斯之歌」，現今推愛這部「阿弗洛蒂脫」：阿弗洛蒂脫原是希臘神話中的女愛神，在小說中却是一位才貌雙全的妓女。路易斯在自序中說：「性慾是發展智慧的神祕，但必需富有創造力的條件。」希臘人是享樂主義者，同時

也是唯美主義者：他們的愛是不離實際的，而他們的實際又經他們極端美化了！路易斯崇拜希臘文化，深受它的影響。他的「琵琶蒂斯之歌」不是淫曲，他的「阿弗洛蒂脫」決非「金瓶梅」、「九尾龜」之比！宗書城一面瀏覽「阿弗洛蒂脫」，一面回憶起路易斯在一首題為「最高點」(Apogee)的詩裏，寫下這四句動人的詩：

記取呀，有一晚上，我們同度

——的良辰，一剎那間，

天神們以與時共逝的生命之精髓

賜予俯着的首，抖着的肩。

他正在翻閱，正在神遊，車子停了下來，窗外有人喊：「阿耐西！阿耐西！」他已到了目的地。他提着他的行李，一隻手提箱，一束書，走出站來。他先在站內香煙舖中買了一本「阿耐西導遊」，根據了它，下榻於白山旅館(Hotel du Mont Blanc)。旅館裏所有的房間都住滿了，「只剩二樓一小房間，旅館主人抱歉着說，先生要不要看看？」走上去一看，一牀，一桌，一几，一椅，恰合單身漢住；窗子開向天井面，毫無風景可賞，——然而遊覽風景，原是要「遊」而「覽」的，並未叫人臥遊，窗外無風景可言，這又何妨？一詢價錢，主人再三道歉，說：「別的房間每間每日房金和客人的三餐，自二十五法郎至三十五法郎，憑翻的房間比較貴些。先生這一間，連伙食每日祇要十

「法郎，伙食同別位客人一樣好！先生如不包伙食，還可便宜些。」連住帶吃十八個法郎！那時一元中國錢可掉四法郎二十五生丁，就是四又四分之一法郎；十八法郎折合四元帶零，便宜之至！宗書城立刻答應了，但恐太便宜了，伙食不佳；誰料竟是很好，更使書城滿意！

來到阿耐西，首先的工作當然是遊湖。湖就在旅館門首。遊湖有兩個方式：一個是租了一隻小划子，清波盪槳，自由自在；一個是乘遊覽小火輪，繞湖兜個圈子，約莫三四小時光景。他與阿耐西湖是「初交」，很願對它有個概觀，所以採取了第二個方式。他在碼頭上買了遊覽票，——另一種是交通票，僅能從湖畔甲處渡至湖畔乙處，——跨上喚作「法蘭西」的小輪。船一啓行，頓覺清光大來，精神爲之一爽：這種快感頗像厭倦洋場十里上海生活的人，突然轉過湧金門，望見碧水青山的西湖那樣。不論近山遠山，不論原野耕田，一切都是綠油油的。水，澄清見底，本身是透明的，也就反映青色了。惟有這隻法蘭西輪，以及另一隻比較小一些的阿耐西湖輪，混身白色，與高有一萬五千七百八十尺的白山頂上的積雪，和上下飛翔的湖鷗，點綴其間，皎素玲瓏，莫可言狀！宗書城喜得走近船尖，迎風而立；驟然間他覺得青蔥的山屏移近身旁，而飛舞的白鷗貼在青山之上；他發現了一位身穿白衫藍裙孤獨如他的女郎！

她伏在船尖的右舷，俯首凝視，宛如晶瑩的水中盤結有珊瑚樹，吸引她注目似的。他輕輕移至船首左舷，她並未覺得。此刻他與她之間只隔着兩舷所夾住的分水鋼條——

在吃水線上下，這鋼條上還漆着尺寸，用以衡量船的載重，——以及懸掛船公司旗幟的短桅。船首並無第三者，而她還不知他在身邊：彷彿他傍着米羅島（Milo）上的斐玉斯（Venus）雕像，儘可細細欣賞這位女愛神的美！她的個子相當高大，約略看來，只比他低了一個天靈蓋，可沒有「碩大」的觀感，乃因為她有蜂腰鶴腿，不是桶型的身材：——「蜂腰」誠然不錯，「鶴腿」也許過火，未免忒細了些：然而，她的大腿壯而小腿瘦，大腿短而小腿長，確合乎審美條件。她剪着貞德（Jeanne d'Arc）式的頭髮，曾經燙過，作巨波形；髮為棕色，有金色閃光，陪襯着微給日光曬黑的皮膚，頗富健康美。他只看到她一半的面孔，依之推測，她的臉是蛋形的，下巴不頂瘦削。她的額很是飽滿，鬢脚亦高；足證她聰明伶俐。兩道柔長的眉壓住一對天真爛漫胸無城府的大眼睛：乳色的眼白，漆黑的瞳子，幾乎是中國女郎的眼睛。雙眼皮，長睫毛：惹人憐愛！她的鼻既不是多數中國人的塌鼻，也不是垂直形的希臘鼻，更不是猶太人的鷹爪鼻，而是法蘭西島（Ile de France）人的鼻子，就是說純粹法蘭西人的鼻子：鼻樑略作弧形，兩眼之間稍低，——低得很輕微，並未因此構成「仰天長鼻」的朝天鼻！——此後漸高；鼻端是圓圓的，毫不尖銳如錐；鼻孔巨大而不露，她理應有雅量的。人中很明顯，長而深凹，鼻壽者相。她的上唇像一個倒置的w字，高而且厚；下唇也不薄，下緣中部略凹；下巴圓圓前突，好像待人撫摸：兩唇與下巴證明她是厚道的。因為她正在俯視，所以看不清她的頸項與胸部：以常識推測，她的頸的圓潤豐滿的；她的胸，該是發展平勻，乳峯當

如覆蓋。她上身穿着白地藍點羅衫，下身圍着藍地白點的短裙，腰間索着一條大紅金扣皮帶；她赤着腳，套在白地藍邊朱紅半高跟的文皮鞋裏；指甲上塗蔻丹，與口紅爭美鬥艷，或許足指上也塗的，可惜看不見了。普通西洋人到了夏季多少有些狐臭，而在她旁邊，祇嗅得一陣陣蘭香！她的年齡約在十六，十八之間；孫綽詩云：「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杜牧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正是一位綽約多姿，君子好逑的淑女！

她低聲哼着一支流行的歌：

我有兩個愛情，

我的祖國和巴黎。……

這支歌首先由黑美人蜜斯丁蓋脫 (Mistinguette) ——她是黑種人，——在巴黎唱出，立即風行全國，全歐，以至全世界。宗書城會唱這支歌的，如果他是法國少年，他一定老了面皮和下去，正是接近那位女士的好機會；無奈他來自禮儀之邦的中國，深恐唐突人家，心虛膽怯，只得偷偷地接着拍。她哼完了這支「我有兩個愛情」(J'ai deux amours)，忽然改變音調，接着低唱「邦卜兒女郎」(La Paimpolaise)。這使宗書城很吃驚，她爲何唱出這支哀歌呢？邦卜兒 (Paimpol) 是法國西北一個濱海的小城，那



裏的漁夫常到冰島 (Islande) 去捕魚，一去而不復返的人很多。這支是冰島漁夫之歌，從憶及戀人邦卜兒女郎說起，直至葬身大海時還在想念邦卜兒女郎爲止，全詩異常哀怨：我們這位乘了法蘭西輪，安安逸逸，遊覽阿耐西湖的女郎爲何吐出這樣的悲音呢？難道她有難言之隱麼？抑是因 此處有山有水，她聯想起了冰島，聯想起了漁夫，聯想起了這支邦卜兒女郎呢？第二個猜想大概是對的，因爲她又唱馬克——那勃著的「吊死鬼」(Mac-Nab:Le Pendu)！人而至於吊死，當然是很悲慘的；不過，我們且聽歌辭：

在聖日爾曼林中

一個青年剛上了吊，

爲了有人拒絕他

與一位柔情少女結婚。

一個路人，滿懷恐怖，

見他尚在吐氣，

說：「快去找憲兵，

也許他還沒有死！」

憲兵隊長不慌不忙，

騎上他的大白馬，

奔到大隊長家裏，

抖抖擻擻報告他：

「一個青年剛在上吊，

這樣年齡，何等悲慘的結局！

要否派人去放他下來，

或許他還沒有死！」

這位軍官，一面擦着他的鬍鬚，  
突然立了起來，回答道：

「真的，救濟同類

是高貴的責任；

不過我無能為力，

這件事不在我們範圍之內。

你快快去尋警察，

也許上吊的人還活在那兒！」

警察光臨出事地點，  
這是他的職責。

他四面一望，

便大聲吆喝：

「一個青年剛在上了吊，  
起來，村人們，快快跑來，  
帶了可以放他下來的傢伙，  
或許他還沒有斷氣！」

一大羣人紛紛奔向樹林，

有時中途立停爲了透口氣；

一把攔住繩子，把它絞斷了，

可是屍首早已翻了青色！

在被踐踏的草地上將他躺下。

一位老頭兒走近他，吩咐道：

「先得在他口中佈佈氣，  
他不會就死去的！」